

西南師範大學

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叢書第二輯

中古漢語語法史研究

● 曹廣順 遇笑容 著 ●

四川出版集團
巴蜀書社

西南師範大學

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叢書第二輯

中古漢語語法史研究

曹廣順 遇笑容 著

四川出版集團

巴蜀書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中古漢語語法史研究/曹廣順、遇笑容著. —成都:巴蜀書社,
2006. 11

ISBN 7-80659-828-6

I. 中... II. 曹... III. 漢語—語法—語言學史—
中古—文集 IV. H14-0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6)第 010923 號

中古漢語語法史研究

曹廣順、遇笑容 著

責任編輯	謝藝波
封面設計	李文金
出版	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:(028)86259397
網址	www.bsbook.com
發行	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:(028)86259422 86259423
經銷	新華書店
印刷	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
版次	2006年11月第1版
印次	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	203mm×140mm
印張	7.375
字數	170千字
書號	ISBN 7-80659-828-6/H·94
定價	16.00圓

西南師範大學

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叢書第二輯

主編	喻遂生	汪啓明
學術顧問	劉又辛	
編委	段志洪	方有國
	蔣宗福	李海霞
	李茂康	毛遠明
	張顯成	

總 序

劉又辛

這套《西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叢書》就要陸續出版了，我有幸看到這些成果的面世，作為這個學校最早的一名漢語教師和漢語研究隊伍中的老兵，有說不出的高興。

這些作者，有的是同我經常討論學術問題的忘年好友，有的是我的學生。他們或從事漢語詞彙研究，或從事語法研究，或研究四川方言，或研究甲金文字與納西東巴文字的異同，大家都從不同的角度從事漢語漢字的探討。收入這套叢書的著作，有的得到過王力語言學獎，有的得到過專家的較高評價，有的是作者十幾年研究一個課題的成果。這些探討都對漢語漢字的研究，或多或少有些推動作用。

從宏觀來看，隨著中國國力的日益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，全世界正在興起學習漢語、瞭解中國的熱潮。因此，研究漢語言文字的隊伍也漸漸擴大，這方面的研究也更加需要深入、普及。我希望這一套叢書能夠在中國走向世界、世界瞭解中國的大業中發生一點微小的作用。

目 錄

魏晉南北朝到宋代的“動+將”結構·····	(1)
《六度集經》中的副詞“都”·····	(14)
《佛本行集經》中的“許”和“者”·····	(24)
中古譯經中的處置式·····	(33)
中古漢語中的“VP 不”式疑問句·····	(50)
《賢愚經》中的代詞“他”·····	(67)
說“云何”·····	(73)
漢語結果補語產生過程再研究·····	(79)
再談中古漢語處置式·····	(98)
也從語言上看《六度集經》與《舊雜譬喻經》的譯者問題·····	(121)
從語言的角度看某些早期譯經的翻譯年代問題	
——以《舊雜譬喻經》為例·····	(130)
漢語語法史中的語言接觸與語法變化·····	(138)
梵漢對勘與中古譯經語法研究·····	(150)

漢語語法史研究中的統計與計量·····	(161)
重疊與歸一	
——漢語語法歷史發展中的一種特殊形式·····	(173)
漢語語法史研究中的地域視角·····	(186)
The influnce of translated Later Han Buddhist Sutras on the de- 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disposal construction ·····	(199)
後 記·····	(230)

魏晉南北朝到宋代的“動+將”結構

“動+將”結構是近代漢語中特有的格式之一，它在魏晉前後出現，使用了一千多年。在這段時間裏，“動+將”結構的結構類型、意義、功能，曾產生過許多變化和差異。本文統計了魏晉南北朝、唐、晚唐五代、宋四個時期內十四種文獻中“動+將”結構出現的情況，對它在各時期內的使用和發展變化作了考察。

一 魏晉南北朝

魏晉南北朝是“動+將”結構出現的前期，用例比較少見。這個時期，在《古小說鈎沉》^①中出現 10 例，顏之推《顏氏家訓》^②中出現 2 例，《還冤志》^③中出現 2 例。基本格式是“動詞+將+趨嚮補語”。例如：

(1) 晉唐遵……暴病而死，經夕得蘇，云：有人呼將去，至一城府。（古小說鈎沉·冥祥記）

(2) 有二人乘黃馬，從兵二人，但言捉將去，二人扶兩腋東行，

① 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51。

② 《顏氏家訓集解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。

③ 《稗海》本。

不知幾里，便見大城如錫鐵。（同上·幽明錄）

（3）行至赤亭山下，值雷雨日暮，忽然有人扶超腋徑曳將去，入荒澤中。（還冤志）

（4）若生女者，輒持將去，母隨號泣，使人不忍聞也。（顏氏家訓·治家）

14 例中，祇有 1 例不帶趨嚮補語，例爲：

（5）見一老嫗，挾將飛見北斗君。（幽明錄）

這些“動+將”結構是一種連動式，“將”是動詞，“攜帶、挾持”義。在這種連動式的“動+將”結構中，“動+將”間的聯繫較鬆散，可以在中間插入賓語，變成“動+賓+將+補”格式：

（6）有二人錄其將去，至一大門，有一沙門據胡床坐。（冥祥記）

也可以在中間插入並列連詞，變成“動+而+將+補”格式：

（7）忽有白蛇，長三尺，騰入舟中……縈而將還，置諸房內。（壬子年拾遺記^①）

這個時期，進入“動+將”結構的動詞都是及物的（所見 14 例，除上述動詞外，還有牽、釣、縛、縛錄、執縛 5 個動詞出現）。整個結構表達一種“攜帶”性的運動，動作都是由主體攜帶對象共同進行的（也就是說，補語是主語和賓語共同的）。魏晉時期趨嚮補語已經相當發達，但“動+將”結構卻出現很少^②，大概正是這種語義限制，影響了它的廣泛使用。

這個時期進入“動+將”結構的動詞的另一個特點是，有一部分動詞與“將”詞義相同（如例（4）“持”和例（5）“挾”），或隱含有“攜

① 晉·王嘉撰，《稗海》本。

② 在《搜神記》《博物志》《西京雜記》等魏晉作品中，“動+趨嚮補語”出現很多，《搜神記》就有 301 例，其中“來、去”作補語的有 55 例，但在如此衆多的例句中，卻沒有一例“動+將”結構出現。

帶”“挾持”的意思(如例(2)“捉”和例(3)“曳”,這些動詞帶上趨嚮補語後,即使沒有“將”字,仍然表達一種主語“攜帶”賓語運動的意思)。這種情況動搖了“將”在連動式“動+將”結構中作為一個並列動詞的地位,從而為“將”字和整個“動+將”結構以後的變化提供了條件。

二 唐代

唐代“動+將”結構有較大發展,從我們在《全唐詩》^①中查到的 81 例看,此期“動+將”結構的性質、表達的語義都發生了重要變化;結構類型多樣化了,使用也有所增加。

從結構類型看,唐代的“動+將”結構主要有以下 4 種:

A. 動+將(+賓)+趨嚮補語

(8)憑人寄將去,三月無報書。(元稹,12 冊,4486 頁)

(9)家僮若失釣漁竿,定是猿猴把將去。(盧仝,12 冊,4390 頁)

(10)送將歡笑去,收得寂寥回。(袁不約,15 冊,5772 頁)

(11)揚眉斗目惡精神,捏合將來恰似真。(蔣貽恭,25 冊,9871 頁)

唐代的“動+將+趨嚮補語”與魏晉相比,突出的區別是“將”字的動詞性開始消失了,“攜帶”“挾持”的意思沒有了,多數例句中作趨嚮運動的物體,都從主語、賓語雙方變成了其中的一方。因此,一些魏晉不出現於“動+將”結構的、祇能表示主語或賓語單方運動的動詞(如表示授受關係的動詞寄、送、取等)開始出現於唐代

^① 中華書局,1960。本書我們主要統計了 1、2、3、4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7、18、19、22、23、24、25 等 16 冊,並抽查了其他冊。

的“動+將+趨嚮補語”結構中，並且佔了相當大的比例。同時，也出現了個別表示非趨嚮性動作的動詞，如例(11)的“捏合”。在這種用例中，“將”字的虛化程度顯然更高一些。A類格式中“將”的功能可以分為兩類，一種用作趨嚮補語的標志，表示動作的趨嚮性，如例(8)(9)(10)。另一種表示動作完成或獲得結果的狀態，如例(11)。從現有A類例句看，無論是表示“動嚮”，還是表示“動態”，“將”字均多用在動作已經完成或假設完成的句子裏。

“將”字的虛化，必然造成它對前面動詞的依附性，所以這個時期“動+將”間的結合比魏晉要穩固，賓語一般都出現在“動+將”之後。

B. 動+將+賓

(12)收將白雪麗，奪盡碧雲妍。(白居易，13冊，4896頁)

(13)鳥偷飛處銜將火，人爭摘時塌破珠。(白居易，13冊，5029頁)

(14)買將病鶴勞心養，移得閑花用意栽。(李中，21冊，3514頁)

(15)譜從陶室偷將妙，曲嚮秦樓寫得成。(王仁裕，21冊，8401頁)

(16)輸將虛白堂前鶴，失卻樟亭驛後梅。(白居易，13冊，4955頁)

(17)走卻坐禪客，移將不動尊。(李濤，25冊，9870頁)

如果說A類中有一部分“將”字表示動態，那麼B類裏表示動態就是“將”字的基本功能了。例(12)(13)“將”與作結果補語的“盡”“破”互文，例(14)(15)與表示結果的助詞“得”互文，例(16)(17)與表示完成的助詞“卻”互文。上述例中的“將”字，無疑都是表示動作完成或獲得結果的。

C. 動₁+將(+賓)+動₂

(18) 騎將獵嚮南山口，城南狐兔不復有。(岑參，6 冊，2057 頁)

(19) 攜將道士通宵語，忘卻花時盡日眠。(白居易，13 冊，5034 頁)

(20) 跨將迎好客，惜不換嬌姬。(白居易，13 冊，5034 頁)

(21) 常思和尚當時語，衣鉢留將與此人。(李涉，14 冊，5439 頁)

C 類中出現的“動₁”都是表示可持續的動作或動作會出現可持續的結果的動詞，加上“將”以後，表示在“動₁”持續的狀態下進行“動₂”。“將”的作用，近乎近代漢語中表示持續態的“着”。

從表面上看，C 類格式中“將”字的功能與 A、B 類有所不同，但實際上“持續”本身就是一些動作的結果，近代漢語中表示持續態的助詞“着”，就是從表示結果的補語“着”發展來的^①，所以 C 類與 A、B 兩類之間，仍有一定的聯繫。

D. 動+將

(22) 紅軟滿枝須作意，莫教方朔施偷將。(蔣防，15 冊，5763 頁)

(23) 紅芍藥花雖共醉，綠蘿蕪影又分將。(姚合，15 冊，5633 頁)

(24) 道書蟲食盡，酒律客偷將。(姚合，15 冊，5702 頁)

(25) 金鍼有苔人拾得，蘆花無主鳥銜將。(吳融，20 冊，7859 頁)

(26) 閑地佔將真可惜，幽窗分得始爲明。(許書，21 冊，8220 頁)

(27) 何處遯將歸畫府，數莖紅蓼一漁船。(譚用之，22 冊，

① 參閱《〈祖堂集〉中的“底(地)”“卻(了)”“着”》一文第三節，《中國語文》，1986. 3。這裏需要說明的是，用助詞“將”的“動₁+將(+賓)+動₂”，比用助詞“着”的“動₁+着(+賓)+動₂”出現得似乎要早一些，唐代出現的頻率也要高一些。

8670 頁)

D 類大多數用例與 B 類相似，也是用來表達動作完成或獲得結果的狀態，所以它也常常與表示結果的補語或助詞互文（如例 (24)(25)(26)）。其中有一些例子，實際上就是 B 類句式的變換，把其中的賓語移到了“動+將”之前，如例 (26)。D 類中有少數用例中“將”的作用似乎比助詞更虛一些，如例 (22)，這種例中“將”字好像已經變成了一種後綴，沒有什麼意義了。

在《全唐詩》裏，上述 4 種“動+將”格式出現的頻率，大體上相差不多，我們所見的 81 例中，A 類 19 例，B 類 23 例，C 類 17 例，D 類 22 例。

從上面的分析看，唐代“動+將”結構的 4 個格式表達的意義各有不同，但大體上都與動作的狀態或方向有關。“將”在唐代應當說是一個用法比較複雜的、表示動態或動嚮的助詞。

三 晚唐五代

晚唐五代“動+將”結構的格式趨嚮於統一為“動+將+趨嚮補語”。對這個時代的“動+將”結構，我們以產生於長江以南的禪宗史料《祖堂集》^①和產生於西北地區的《敦煌變文集》^②兩部作品為代表來考察。

《祖堂集》中“動+將”結構共出現 17 次，除 1 例“動₁+將+動₂”之外，均為“動+將+趨嚮補語”。這 16 例“動+將+補”和唐代的同類格式一樣，也可以分為兩類：

① 南唐·靜筠撰，柳田聖山《〈祖堂集〉索引》影印高麗藏本，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，1984。

② 王重民等編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57。

A.

(28) 洞山云：把將德山落底頭來。(2·034·09)

(29) 龜毛兔角杖，拈將來隨處放。(2·028·11)

(30) 師云：他時後日若欲得播揚大教去，一一個個從自己胸襟間流將出來，與他蓋天蓋地去摩。(2·093·08)

(31) 莫祇擬取次容事，持一片衣口食過一生，明眼人笑你，久後總被俗漢弄將去。(4·134·14)

A 類例句中的動詞都是帶趨嚮性的動作，補語“來、去”等表示出運動的趨嚮，“將”字用作趨嚮補語的標志。

B.

(32) 道吾問：有一人無出入息，速道將來。(2·072·09)

(33) 訝將去，鑽將去，研將去，直教透過。(2·091·13)

B 類例句中的動作都沒有趨嚮性，作補語的“來、去”也已經虛化，不再表示動作的趨嚮，而是表示動作開始(例(32))或持續(例(33))了。這類例句中“將”字的功能，主要是和補語一起表示某種動態(開始、持續或完成)。

《祖堂集》中“動+將”結構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，是新出現了帶複合補語的用例(例(30))。這種現象在此期作品中，目前僅見到這 1 例。

《敦煌變文集》中“動+將”結構的類型和用法，與《祖堂集》比，更接近於唐代的一般用法，其中還保存着一些《祖堂集》中已消失了的類型或其變體。

《敦煌變文集》中“動+將”結構共出現 113 次，以“動+將+補”為主，97 次。在 97 次中，又以變文唱白交替之間的“唱將來”為主，有 81 例。如：

(34) 欲問若有如此事，經題名目唱將來。(破魔變文，345 頁)

(35) 若也捉得師僧，速領將來見我。(廬山遠公話，172 頁)

(36) 黑繩繫項牽將去，他獄裏還交度奈何。(太子成道經一卷，249 頁)

和《祖堂集》中的用法相比，“唱將來”類似 B 類，動作不帶趨嚮性，補語也已經虛化，不再表示運動方向了。但在《敦煌變文集》中，可以列入 B 類的祇有“唱將來”1 例^①，其他 16 例“動+將+補”除舉出的例(35)(36)外，出現的動詞主要有“引、請、捉、繞、誘、送、遣、索”等，作補語的主要是“來”，動詞和補語的趨嚮性都比較明顯，大體上都相當於《祖堂集》中的 A 類用法。除“唱將來”外，像《祖堂集》B 類用法中的動詞和虛化了的趨嚮補語，在變文中還沒有出現。

《敦煌變文集》中出現居第二位的是一種新的“動+將”格式：“被(+主)+動+將”，如：

(37) 天下鬼神，盡被淨能招將。(葉淨能詩，216 頁)

(38) 小女一身邂逅中間，天衣乃被池主收將。(搜神記，883 頁)

(39) 明達載母遂(逐)農糧，每被孩兒奪剝將。(孝子傳，908 頁)

這類例句共有 10 例。這種賓語提到“被”字之前的格式，是“動+將”結構與“被”字句融合的產物，祇有如此，它纔能滿足“被”字句一般不帶賓語和要帶表示完成或獲得結果的補語的雙重要求。這種因“被”字加入而造成賓語移位的“動+將”格式，實際上是“動+將+賓”格式的一種變體，它表達的意義也明顯地帶有原格式的痕跡。

變文中也還有少量的“動+將+賓”和“動₁+將(+賓)+動₂”格式繼續使用(各 3 例)：

^① 變文中除“唱將來”外，還有“唱將將”“唱羅羅”“唱唱羅”“唱將羅羅”等多種說法，這幾種說法無論是否有“將”字，均未作為“動+將+補”統計進去。

(40)領將陵母，髡髮齊眉……轉火隊將士解悶。(漢將王陵變，43 頁)

(41)阿娘不忍見兒血，擎將寫(瀉)着糞埕(堆)旁。(孔子項託相問書，235 頁)

(42)無量阿僧祇世界，七寶持將惠有情。(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，442 頁)

《敦煌變文集》中“動+將+補”“被(+主)+動+將”“動+將+賓”“動₁+將(+賓)+動₂”四種格式出現的比例是：97：10：3：3。後三種格式在出現頻率上與第一類差距甚大，整個結構嚮“動+將+補”統一的趨勢，是明顯的。

比較《祖堂集》和《敦煌變文集》兩部作品中“動+將”結構的使用情況，可以看出，變文中無論是在結構類型的統一，還是在所表達的語義的虛化程度上，都明顯落後於《祖堂集》。如果它們確實是同一時期不同地域的作品，那麼“動+將”結構的發展，從晚唐五代開始，可能在不同地區出現了不平衡的現象，南方的發展可能要比北方(西北?)快一些。

四 宋代

宋代“動+將”結構的使用情況，沿着晚唐五代所顯示的趨勢進一步嚮前發展。

在北宋早期的文獻中，還可以見到個別“動+將+賓”格式使用，如：

(43)記將北朝曾差教練使王守源、副巡檢張永、勾印官曹文秀計會……已立定鴻和爾大山脚爲界，此事甚是明白。(沈括，己卯入國奏請^①)

^① 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二六五，宋·李燾撰，浙江書局，光緒七年。

此後，在兩宋中原和江南籍作者的一些作品中，出現的就基本上是“動+將+補”了。如：

(44)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。(二程語錄，五^①)

(45)致知工夫，亦祇是且據己所知者，玩索推廣將去。(朱子語類，十五^②)

(46)明明道不在言語上，何必用三寸舌頭帶將出來？(虛堂和尚語錄^③)

我們所舉的這三種語錄中，都祇有“動+將+補”格式出現，其中二程用7次，《朱子語類》卷五至十五用49次，虛堂用19次。作補語的成分以“去”為主，其他少見，如《朱子語類》中所見49例，48例用“去”，“來”僅一見。

宋代“動+將+補”格式的意義，和唐、晚唐五代相比，越來越偏嚮用於表示動態，在《朱子語類》中，表動態例句的比例已經佔到80%以上。同時，我們上節所提到的趨嚮動詞“來、去”在補語位置上開始虛化而表示開始、持續或完成的語法意義的傾嚮，也日趨明顯。試比較：

(47)讀書理會道理，祇是將勤苦捱將去，不解得不成。(朱子語類，十一)

(47')如此逐旋捱去，捱得多後，卻見頭頭道理都到。(同上，十)

(48)若平日不曾養得，臨事時便做根本功夫，從這裡積將去。(同上，十二)

(48')讀書，祇恁逐段子細看，積累去，則一生讀多少書。(同上，十)

① 正誼堂叢書本。

② 宋·黎靖德編，中華書局，1986。

③ 元·妙源編，大藏經，卷四十七。